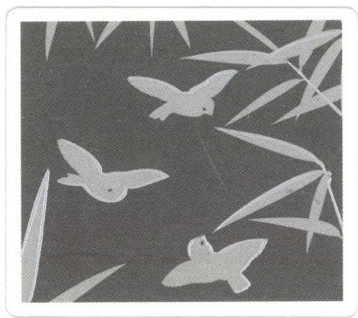




周作人 自編集



止庵校訂
药堂杂文

集团公司
文艺出版社

——周作人自編集——

药堂杂文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药堂杂文/周作人著;止庵校订. —北京: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8

(周作人自編集)

ISBN 978-7-5302-1239-4

I. ①药… II. ①周…②止… III. ①杂文集—中国
—现代 IV. ①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43787号

药堂杂文

YAOTANGZAWEN

周作人 著

止庵 校订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印刷

*

787×1092 32开本 6印张 106千字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02-1239-4

定价: 20.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关于《药堂杂文》

止庵

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周作人日记云：“拟编《药堂杂文》，作目录，凡十八篇。”八月六日云：“拟编旧稿为二集，一曰‘药堂杂文’，一曰‘风雨后谈’。”一九四四年一月，《药堂杂文》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其中《中国的思想问题》曾有油印单行本，见周氏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九日致鲍耀明信：“知要看《中国的思想问题》，已另封寄上，此系单行油印，胜利后给国民党官所看的。”除序外，《药堂杂文》共二十八篇（原书《名人书简抄存》和《名人书简抄存二》合算一篇，故作者在序中说是二十七篇），计一九四〇年十五篇，一九四二年三篇，一九四三年一至八月十篇。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两年，周氏著文极少，只写了一些笔记。据作者说，

《药堂杂文》“最初拟名‘一蓑轩笔记’”，当时还曾撰序一篇，刊于《风雨谈》一九四三年第四期，但未收入集内。

在周作人散文创作中期，大略说来，自《夜读抄》至《药味集》是一体，《书房一角》和《药堂语录》是一体，《药堂杂文》以后又是一体。一九四四年四月，作者编定《秉烛后谈》后说：“我把本书的目录覆看一遍，想起近两年内所写二十几篇的文章来，比较一下，很有感慨，觉得年纪渐大，学无进益，闲适之趣反愈减退，所可叹也。”正道着其间的显著变化；《知堂回想录·反动老作家一》讲“正经文章在那时候（按指沦陷时期）是特别的多”，也是针对《药堂杂文》等而言。周氏之“闲适”原有两层意思，一是趣味，也就是某些题目，譬如吃茶喝酒等，这只是一类文章罢了；一是态度，不那么紧张，也不过分严肃。“正经文章”虽不紧张却很严肃，当然更不见闲适趣味了，乃是大讲道理，而文章到底还是随笔，与早期论文有异。这不妨叫做理性随笔，不同于《夜读抄》那类知性随笔，和《雨天的书》那类感性随笔。当然其间亦有一贯之处，即如《一蓑轩笔记序》所说：“我在《雨天的书自序》里承认自己是道德家，……《一蓑轩笔记》写得较晚，则其特色或者亦只在此，即其色调或更较浓重而已。”正是“浓重”到严肃，到直接正面地讲理。多年后说：“大多数却多是说理，因此不免于枯燥了。”（《知堂回想录·反动老作家一》）恐怕多少也有自

我批评之意，“正经文章”的确并不以文章见长，至少和他自己同期别种作品相比是这样。作者在《夜读抄》中曾将自己的读书随笔与此外文章分为“本文”和“杂文”，到了《药堂杂文》（以及此后的《苦口甘口》），恐怕“正经文章”该算“本文”，而原来的“本文”和“杂文”都是“杂文”了罢。此期“杂文”写作不在少数，其水准亦不亚于《药味集》之前作品，譬如集中之第三分，无论忆旧、怀人，还是读书，都是过去那种气分。

周氏说：“近年写《汉文学的传统》小文数篇，多似老生常谈，而都以中国人立场说话，尚不失为平实。”（《过去的工作》）又说：“我所写的关于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文章，较为重要的有这四篇。”（《知堂回想录·反动老作家一》）即本书之第一分，可以作为“正经文章”的代表。其最大特点，在于与现实的关系由间离转为切近，转为致用。因为这一态度，关注点和说法也就有些变化，如一度宣布“文学小店”关门，现在又重新谈论文学；过去以“载道”和“言志”，而现在以“诚”和“不诚”来区分文学等。作者尤其强调《中国的思想问题》“可以表示我近五六年所用心的地方”（《怠工之辩》），又说是“离开文学的范围，关心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立春以前后记》），与其他几篇一样，都不外乎一种现实性的人道主义考虑。文章说：“人……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的，须与

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同样的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是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即此也。”周氏的人道主义亦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自从在《人的文学》中揭橥以来，从未得到如此清晰透彻的表述。

此次据新民印书馆一九四五年二月再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序二页，目录四页，正文一百五十九页。目录中“名人书简抄存二”未予列出。

目录	序	1
----	---	---

第一分

汉文学的传统	7
中国的思想问题	15
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	24
汉文学的前途	32

第二分

读书的经验	45
启蒙思想	49
新文字蒙求	55
道德漫谈	60
女学一席话	66
读列女传	72
观世音与周姥	77

女人轶事	82
蔡文姬悲愤诗	86
流寇与女祸	90
释子与儒生	94
辩解	98
宣传	102

第三分

留学的回忆	109
关于日本画家	115
关于祭神迎会	120
岛崎藤村先生	128
怀废名	132
读初潭集	139
俞理初论莠书	145
画钟进士像题记	151
勤艺堂题跋抄	156
名人书简抄存	165
甲 李越縵家书	165
乙 潘伯寅与李越縵书	167
名人书简抄存二	177
甲补 李越縵家书	177

序

本集所收文共二十七篇，计民国廿九年作十五篇，近两年所作十二篇，最初拟名“一蓑轩笔记”，今改定为“药堂杂文”。编好之后重阅一过，觉得这些杂文有什么新的倾向么？简单的回答一个字，不。照例说许多道德家的话，这在民国十四年《雨天的书》序里已经说明，不算新了。写的文章似乎有点改变，仿佛文言的分子比较多了些。其实我的文章写法并没有变，其方法是，意思怎么样写得好就怎么写，其分子句法都所不论。假如这里有些古文的成分出现，便是这样来的，与有时有些粗话俗字出现正是同一情形，并不是我忽然想做起古文来了。说到古文，这本来并不是全要不得的东西，正如前清的一套衣冠，自小衫袴以至袍褂大帽，有许多原是可用的材料，只是不能再那

样的穿戴，而且还穿到汗污油腻。新文学运动的时候，虽然有人嚷嚷，把这衣冠撕碎了扔到茅厕里完事，可是大家也不曾这么做，只是脱光了衣服，像我也是其一，赤条条的先在浴室洗了一个澡，再来挑拣小衣衬衫等洗过了重新穿上，开衩袍也缝合了可以应用，只是白细布夹袜大抵换了黑洋袜了罢，头上说不定加上一顶深茶色的洋毡帽。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服色改变，原来也便是这样，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地方。朝服的舍利孙成为很好的冬大衣，蓝色实地纱也何尝不是民国的合式的常礼服呢。不但如此，孔雀补服做成椅靠，圆珊瑚顶拿来镶在手杖上，是再好也没有的了，问题只是不要再把补服缀在胸前，珊瑚顶装在头上，用在别处是无所不可的。我们的语体文大概就是这样的一副样子，实在是怪寒伦的，洋货未尝不想多用，就生活状况看来还只得利用旧物，顶漂亮的装饰大约也单是一根珊瑚杖之类罢了。假如这样便以为是复古，未免所见太浅，殆犹未曾见过整本的古文，有如乡下人见手杖以为是在戴红顶了。还有一层，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现今的语体文是已经洗过了一个澡来的，虽然仍旧穿的是大衫小衫以至袍子之类，身体却是不同了。这一点是应当看重的，我看人的文章常有一种偏见，留意其思想的分子，自己写时也是如此。在家人也不打诳话，这些文章虽然写得不好，都是经过考虑的，即使形式上有近似古文处，其内容却不

是普通古文中所有。语云，文学即是宣传。今写序文，如此声明一下，有似起首老店的广告，亦正合式，或当不至为读者们所笑也。民国癸未十二月三十日。

第一分

汉文学的传统

这里所谓汉文学，平常说起来就是中国文学，但是我
觉得用在这里中国文学未免意思太广阔，所以改用这个名
称。中国文学应当包含中国人所有各样文学活动，而汉文
学则限于用汉文所写的，这是我所想定的区别，虽然外国
人的著作不算在内。中国人固以汉族为大宗，但其中也不
少南蛮北狄的分子，此外又有满蒙回各族，而加在中国人
这团体里，用汉文写作，便自然融合在一个大潮流之中，
此即是汉文学之传统，至今没有什么变动。要讨论这问题
不是容易事，非微力所能及，这里不过就想到的一两点略
为陈述，聊贡其一得之愚耳。

这里第一点是思想。平常听人议论东方文化如何，中
国国民性如何，总觉得可笑，说得好不过我田引水，否则

是皂隶传话，尤不堪闻。若是拿专司破坏的飞机潜艇与大乘佛教相比，当然显得大不相同，但是查究科学文明的根源到了希腊，他自有其高深的文教，并不亚于中国，即在西洋也尚存有基督教，实在是东方的出品，所以东西的辩论只可作为政治宗教之争的资料，我们没有关系的人无须去理会他。至于国民性本来似乎有这东西，可是也极不容易把握得住，说得细微一点，衣食住方法不同于性格上便可有很大差别，如吃饭与吃面包，即有用筷子与用刀叉之异，同时也可以说是用毛笔与铁笔不同的原因，这在文化上自然就很有些特异的表现。但如说得远大一点，人性总是一样的，无论怎么特殊，难道真有好死恶生的民族么？抓住一种国民，说他有好些拂人之性的地方，不管主意是好或是坏，结果只是领了题目做文章的八股老调罢了，看穿了是不值一笑的。我说汉文学的传统中的思想，恐怕会被误会也是那赋得式的理论，所以岔开去讲了些闲话，其实我的意思是极平凡的，只想说明汉文学里所有的中国思想是一种常识的，实际的，姑称之为曰人生主义，这实即古来的儒家思想。后世的儒教徒一面加重法家的成分，讲名教则专为强者保障权利，一面又接受佛教的影响，谈性理则走入玄学里去，两者合起来成为儒家衰微的缘因。但是我原来当不是如此的。《孟子》卷四《离娄下》有一节云：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